

哈尔滨犹太社区驻足生息的三大基石：

像爱你自己一样，关爱你的邻里。

犹太人责任共享。

明年，回归耶路撒冷。

此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离不开日本友人阿霞·科甘
(Asya Kogan)夫人的慷慨支持。她及其仙逝夫君米沙
(Misha)与特迪·考夫曼交情甚笃。此书的出版见证了
他们千古长存的友谊。

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见证

——序《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

曲 伟

接到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现任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寄来的著作《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英文版，粗略地浏览了书中的主要内容，立刻被深深地感动了。翻译后复印之前，我又一口气读完了全书，更加感到了本书的珍贵。

其一，这是一部反映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工作的重要历史见证。特迪·考夫曼一家三代人生活在哈尔滨几十年，他还担任过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秘书一职，几乎见证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全部历史。因此，考夫曼先生是迄今最有资格回忆这段历史的权威人物。书中引用大量事实，客观地展示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工作的生动历史。

其二，这是一部原居哈尔滨犹太人撰写在哈尔滨的亲身经历。本书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作者本人是犹太人在哈尔滨历史的亲历者，他的父亲、母亲和祖父母也是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甚至他的亲属圈、朋友圈也多是原居哈尔滨犹太人。这种独特的身份也决定了本书撰写内容的真实

可靠,耐人寻味。

其三,这是一部 80 多岁老人留下对历史的精彩回忆。本书珍贵还在于,作者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虽已 83 岁高龄,但强烈的事业心仍驱使他在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岗位上奋力工作,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体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对哈尔滨充满感激之情也跃然纸上。

我忘不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三次访问以色列,每次凌晨抵达特拉维夫时,他都会亲自赶赴机场迎接我们的感人场面;我忘不了,在以色列每次访问时他都亲自安排详细的日程,并几乎坚持全程陪同我们,设家宴招待我们,这份真情厚意令代表团每个成员感动不已;我更忘不了,他领导的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依托成百上千个原居中国犹太人自筹资金,坚持几十年编辑出版“原居中国犹太人会刊”,留下了大批宝贵的历史资料,并资助了成百上千的原居中国犹太人和中国人到以色列读书,这种为了中以人民友谊事业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更是令人赞叹。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他表达深深的敬意。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无疑会对关注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关注中华民族善待犹太人这一人道主义光彩记录的人们,提供重要的参考,产生有益的启示。愿本书能够促进中以人民友谊的发展。

(作者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译者的话

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副会长约西·克磊之请,考夫曼先生将其当年在哈尔滨所经历之事诉诸笔端,写成了《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这本书即是考夫曼先生献给犹太后人的宝贵财产,也是献给哈尔滨人民的一份珍贵礼物。

本书内容丰富,是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研究的珍贵史料。书中揭示和阐明了20世纪前半叶以色列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

书中不仅介绍了早期犹太社区的形成及鼎盛时期犹太社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而且涵及犹太人来到中国的历史、哈尔滨犹太青年运动和中国人的犹太观等内容,对日本占领下的哈尔滨及苏联军队进入哈尔滨后对犹太社区的影响分列两节详细描述。本书丰富的历史图片,向人们直观展示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即使是对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在读过此书后,也会对此段历史有清晰的宏观认识。此外,作者考夫曼本人即为哈尔滨犹太人,书中所言及许多事件皆为其本人亲身经历。作者与吉谢廖夫拉比共事多年,他深刻翔实地叙

述了拉比作为精神领袖对犹太社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者父亲的被捕等许多史料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许多史料和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因此,考夫曼先生此书中的许多内容尤为珍贵,弥补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空白。为从事此段历史研究的专职人员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认识提供了佐证。

此书见证了中犹人民真挚的历史友谊。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为在漫长岁月里四海漂泊的部分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家园,松花江畔的这座新兴城市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中心。哈尔滨包容了犹太民族,在他们遭到迫害时给予了避难场所,允许犹太人民按照自己的传统自由地生活。哈尔滨的宽容和庇护为长久以来饱经磨难、渴望自由的犹太人提供了飞翔的广阔天空。他们不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哈尔滨早期金融业、工商业的奠基人和哈尔滨走向世界市场的开拓者,而且还在艺术、新闻、出版和音乐、教育、卫生等领域颇有建树。

研究历史文化,不只是为了了解过去,更主要的是着眼今天和未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来创造超越前人的更加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犹太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犹太人历史文化保护当中的一块瑰宝。自1963年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哈尔滨,已经过去40余年,但原居哈尔滨犹太人仍然视哈尔滨为自己的故乡,深情地称自己是哈尔滨人,他们也时刻关注着哈尔滨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以建交十几年来,哈尔滨人民重视哈尔滨犹太人的思乡情感,积极与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老乡开展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两国人民对这段历史的重视,定会推动中以未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前行。

在本书的中文译稿付梓出版之际,我要衷心感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的李述笑研究员。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遇到大量的俄文转英文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要克服这些困难,即使高阶字典也无能为力。李述笑研究员是哈尔滨犹太人及哈尔滨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放弃了五一长假期间的所有安排,对文章全面而细致地进行了审校。所有俄语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都进行了重新校订,力求准确。此外,他还对文中多处翻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此书的中文版能够与读者见面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的领导及犹太研究中心的努力和支持紧密相关。曲伟院长十分重视此书的价值,关注中文翻译进度。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条件下,他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确保抢在“哈尔滨与世界犹太人经贸合作论坛”举办之际出版发行。傅明静主任审阅了全部译稿,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弥补了本书原稿和翻译的不足。

2007年6月

前 言

我出生在哈尔滨犹太社区,12岁时回到了以色列。可是,对于社区的情况,我却知之不详。究其原因,以色列国家诞生不久,所有迁往这里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快速融合到新社会中来,因此,对所离开的那个世界,我们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多年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哈尔滨犹太人,曾经建立了很独特的社区。社区的领袖都是正派、英明、富有创业精神的犹太人。他们掌管社区的一切事物,精心致力经营社区及社会生活,社区强大凝聚力的形成得益于此。他们当中,有热诚的锡安主义者、忠于职守的社会名流和勤劳功绩斐然的商人。社区领袖高尚的道德品性使哈尔滨犹太社区成为一个半自治实体。社区成员的生活建立在牢固的社会基础之上,这使社区逐渐成长为一个密切相联的实体。社区成员来自俄国各地,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思想意识,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使他们能够互相帮助,缔结犹太人共同的兄弟手足情谊纽带遂成为社区活动的重心。

哈尔滨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也越发凶悍。这些统治者

们对犹太教知之甚少,这使犹太人生活面临变数不断,世事风云莫测。但在领袖们英明指引下,社区努力地向其既定方向发展,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民族价值观并没有因此而被摒弃或改变。与流散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社区不同,尽管我们也经历了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但我们勇敢地面对风雨,生存了下来,而没有伤痕累累。在哈尔滨,我们没有遭受集体大屠杀,即使在日本与德国结盟的背景下,社区也未因此而受到强烈冲击或遭受重大伤害。

处于中国人海之中、规模不大的犹太社区竟持续了数十年,这未免令人感到惊诧。因此,当前中国一些学院和报界对此兴趣未艾。我们与中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我们将他们视作以色列国家成立之前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热忱好客的中国人民,我们彼此互相款待有加。

特迪·考夫曼是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记忆力惊人。对于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情形,他可谓是一部鲜活的“大百科全书”;除了天赋超强的记忆力,特迪本人在社区机构内也曾任职,其父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领导社区多年。作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我认为有必要让子孙后代了解这段历史。为此,我请求特迪·考夫曼主席将所怀记在心之事诉诸笔端。

从历史层面上看,我认为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我们从何来到以色列、我们曾经从中国犹太人社区承袭一些犹太人的传统和习俗并把它们融入以色列新生活中来这些事实是十分重要的。我坚信,哈尔滨犹太人的传统是建立在

当时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之上的,它也指导了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社区的运转。作为个体,要保持犹太人互助、保持联系纽带和关心社会的传统,这是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的主要宗旨之一。现在,我们依然向学生颁发奖学金、向士兵馈赠、向贫困之人伸出援助之手就是例证。

哈尔滨犹太社区存在了60多年,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一本书要涵盖社区的全部历史那也是不现实的。在书中,特迪·考夫曼将其个人情感融入到了一些历史事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其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在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阐述这些亲身经历的事件上,无疑,他是最佳人选。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揭示和阐明20世纪前半叶以色列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

我们的父母们,你们缔造了我们的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信仰。建国后,你们没有投奔它国,毅然决然来到以色列。对此,我们深表敬意,愿你们在地下安息吧!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为了向你们表达敬意,我们要让你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请保存它们并以中国犹太人社区的后代而自豪吧!这就是此书的宗旨所在。

我很欣慰能够将此书的英文版呈献给那些对此段历史兴趣盎然之士。这样,本书的读者群会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对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会有深入的了解。

此英文版书籍的发行凝聚了诸多人的心血。就此机会,我尤其要向我的朋友珍妮(Jenny)和特迪·皮亚斯图诺维奇(Teddy Piastunovich)致谢,正是你们的不懈努力

目 录

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见证	
——序《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	(1)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犹太人涉足中华大地	(1)
早期哈尔滨犹太社区(1898—1914)	(3)
中国犹太社区——绽放的奇葩	(6)
“新王出现,命运维艰”——哈尔滨政权更迭	(11)
四海漂泊——涌动的犹太移民浪潮	(13)
沧海一粟,自强不息——哈尔滨犹太“自治”	(17)
鼎盛时期的哈尔滨犹太社区(1914—1931)	(20)
会堂、公共机构和福利实体	(21)
图书馆	(24)
塔木德—托拉学校	(25)
“职责共披”——组织和福利机构彰显手足情	(30)
社区灵魂——正直崇高的拉比	(42)
哈尔滨犹太青年运动	(51)
社区意识形态不和谐之音	(58)

“崩得主义”VS“锡安主义”	(59)
锡安主义和锡安主义者	(61)
万圣神灵,宇宙主宰泽披恩赐——腾达的商业和 贸易	(66)
捐赠与捐赠者	(68)
从峰顶跌至谷底	(74)
精彩纷呈的世界——繁荣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74)
日本占领下的哈尔滨(1931—1945)	(80)
(1) 简明日本史	(82)
(1) 日本轱下的哈尔滨犹太人	(84)
(1) 反犹主义者还是朋友	(93)
(1) 丧钟鸣响	(99)
苏联军队的到来	(101)
(6) 苏联军管时期的哈尔滨	(103)
(11) 共产主义世界里的私营经济	(105)
(13) 恐怖笼罩下的锡安主义者	(107)
(17) 逮捕、放逐和暗杀	(110)
(20) 痛苦的经历——亲睹父亲监禁、流放噩运	(114)
(15) 奥尔佳·阿尔库斯(Olga Arkus)	(117)
(44) 斯基德爾斯基——满洲风云晴雨表	(120)
(25) 以色列国家成立	(123)
(30) 地下秘密报业	(127)
(34) 归国之路	(131)
(12) 难忘父母	(136)
后记	(147)

附录	(150)
中国犹太社区图	(150)
关于特迪·考夫曼的书	(151)

犹太人涉足中华大地

1930年,或者是1932年,我看到了一个容貌完全东方的中国犹太人。当时,他到我家来拜访我的父亲。他身着丝绸长袍,看起来,他与我在25年里所看到的数百万中国人毫无别样。但他说他是犹太人。那时我六七岁。如果在街上遇到他,我绝不会相信他是犹太人。他能够含糊地讲出“施玛篇”(犹太教徒申述对上帝笃信的祷告词,以“啊,以色列”为始,是犹太教最重要的祈祷仪式上所要诵念的),并随身携带着一本从开封——中国的历史古都——带来的这样一本书;他知道“安息日”,也熟悉《圣经》故事。尽管他对犹太教有总体的概念,但对犹太人的历史及传统继承却一无所知。来时,一个俄语翻译与其为伴。很可能,他是来到中国的早期犹太人后裔之一,现在已经被同化了。至此,早期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真正族根。

充足的历史资料表明,远在8世纪时,第一个犹太人就登陆中国疆土。在12世纪时,波斯和印度纺织品商人在河南省的开封府建立了一个小型犹太社区,并置有一个会堂。社区的成员遵循着犹太人的传统:“割礼”、“安息

日”和“圣日”(为纪念某些特殊事件或著名人物而指定的某些宗教仪式)及不吃猪肉等等。

根据17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所记载的资料,开封府的犹太会堂与中国的庙宇相似。1642年,黄河泛滥成灾,洪水不仅严重毁损犹太会堂,而且也冲垮了处于城外郊区的犹太人公墓。^①当犹太人从俄国来到哈尔滨时,大部分早期犹太社区已经被同化,上述这个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

19世纪末,俄国犹太人来到了哈尔滨,并创立了新社区。与其前辈们不同,他们并没有融合到中国人中去,而是保持了在东欧时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① 《希伯来大百科全书》,中国犹太人词条:中国,第25卷,第898~899页。

早期哈尔滨犹太社区(1898—1914)

1898年,哈尔滨城市开始兴建。此前,这里仅是一个小村庄。第一批犹太人随着哈尔滨城市的建设而来,最后一批于1963年归国离去,犹太社区在哈尔滨繁衍生息了65年。哈尔滨犹太人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传统,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另外一些人是文盲,缺乏最基本的犹太宗教知识,但这些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很快就与社区融为一体,适应了新的环境。这是犹太社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与流散到德国、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同,他们用了近百年时间才团结、凝聚在一起,而哈尔滨犹太社区几乎是在一夜间就形成了。

1898年,犹太人开始在哈尔滨定居,犹太社区及会堂于1903年正式建立。第一批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自西伯利亚。来自俄国“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①的犹太

① “栅栏区”是沙俄所指定的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区域。在15世纪,犹太人禁止在俄国永久定居。1772年,波兰分裂,俄国吞并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区域并允许他们在靠近黑海海岸的区域定居下来。当时,虽然此地区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然而没有特别批准,犹太人禁止在指定区域(“栅栏区”)之外居住或从事贸易活动。“栅栏区”的边界不时地变化着,这完全根据俄国政府的利益而定。“栅栏区”占地约一百万平方公里,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栅栏区”有犹太人口4 899 300人。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栅栏区”遂被取缔。